

##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让红色题材IP走进年轻观众群

李建强

## 观点提要

在上海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背景下，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诞生恰逢其时。它是一出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复合声部齐唱，为上海提供了如何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方法，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的经验。

在上海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背景下，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诞生恰逢其时。它既是一个探索的成果，也是一条实践的路径，包含了两方面的启示，即红色经典主旋律IP的传承、发扬与扩大，以及通过不断突破的艺术创新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与抵达。

这部电影我先后看了两遍，第一遍的感觉是惊艳、浪漫、洒脱，风情万种、才华横溢；第二遍的感受则是精致、饱满、超拔，正义凛然、美不胜收。

有人可能认为，红色经典因为描写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历史，表现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信念，塑造气壮山河的历史人物，蕴含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崇高的价值追求，必然会吸引观众并产生艺术感召力。这样的认识在今天显然有些过于主观了。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全媒体时代，人们的注意力极其分散，社会的热点和关切不断发生转移，红色经典如何更好地观照现实，与时代共鸣，与观众共情，始终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和探索的命题。

尤其是舞剧电影这样“高雅”的艺术形式，主打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题材，如果缺少创意，就难免会有一点牵强古板生硬的味道。

《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原舞剧的基础上，巧妙地融入和强化各种内容形式要素，包括青春活力、红色记忆、弄堂味道、家庭氛围，以及叙事营造、细节铺陈、时空转换、焦点透视等，对这一红色经典进行全新演绎，其场景别开生面，色彩绚丽夺目，音频处理精准到位，特效水准闪亮出彩，加上美轮美奂的独舞、双人舞和群舞，将光影技术和舞美艺术融为一体，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结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甚或可以说，我们已经多年没有在银幕上看到这样震撼人心、别开生面的舞剧电影了。影片想不吸引眼球、不打动观众都不行。许多观众看完以后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其内在的机理和根由即在于此。而我得到的最大启迪是：原来，《永不消逝的电波》也可以这样来讲述、这样来表达！围绕该片的创作，有两点特别值得一说。

第一，过往我们谈艺术创作，总是习惯性地强调：内容为王。从一般意义上说，它没有错。但必须看到，全媒体时代来临后，所有的

艺术样式都正在被重塑，受众的艺术视野也在不断被打开，且随着现代社会生活和高科技的发展突破和普及，还将不断被重塑和拓展。只有融合创新才能打破传统的、既有的交互模式，打造更畅通、更美好、更受观众欢迎的现代艺术抵达路径。

许多年前，一些著名的电影批评家就提出，电影“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界限应该打破，而且只有打破了，才能创造出更有品质的艺术价值，“形式感让作品变得神圣而有力量。”可以说，电影的尝试、探索、进攻贯穿了《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整个创作过程，这部舞剧电影的成功，就在于以高度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融会各种样式元素，以强烈的整合性带动舞剧的影像化叙事，用“舞蹈”和“影像”的结合，用“动作”和“光影”的交汇，充分释放中华传统美学的能量，大大扩展了电影语言的表现范畴和界限，也使舞剧的潜质和潜能得到了开掘，爆发出新的巨大的艺术力量。其别出心裁的创意、精美深湛的制作、超拔一流的品质令人叹为观止。

由此看，红色经典并不是一个固化的、僵滞的概念，它既需要突出红色基因，强调红色精神血脉的赓续和弘扬，给观众以思想启迪和精神鼓舞，因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规范和要求；但切忌自我拘囿和墨守成规，更不能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红色电影的题材内容浩如烟海，可以开掘的经典亦卷帙浩繁，重要的是在坚守其本质精神内涵的基础上，突出创新意识，不断提升内在品质，更多地回应现实关切，更好地凝练时代精神，更有效地走近现代生活和新时代的观众，使红色题材和经典生命之树常青。而在这个行程中，人物故事、题材内容的开掘发掘极为重要，影像语境、表现形式的破茧重生同样不能忽略。

第二，新的视野才能开创新的天地。《永不消逝的电波》在“舞”和“影”的结合上创新意识多多，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勇于向既成经验挑战，摆脱程式规范的约束，致力于新的开拓和新的表达，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中国舞剧电影艺术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能。

现代舞剧电影在我国历史上是有过探索的，但是在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艺术词典》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当中是找不到对应归类的，它里面所列的“戏曲片”“歌舞片”“歌剧片”都还恪守较为严苛的标尺，很难包容我们今天看到的《永不消逝的电波》这样别具一格的作品。时代要求理论规范的革新，也期待实践不断突破性的回应。《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成就和价值也正体现在这里。

比如，曾经轰动一时的舞剧电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基本上都是在舞台上演绎，主要通过纪录式地拍摄完成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则大尺度地突破舞台限制，大量采用外景和实景，辅以前期纪录片的场景（这些历史影像的精准使用，使观众产生自然而然的代入感），并充分运用蒙太奇的思维和节奏（不仅仅是手法），将舞台假定性、电影纪实性巧妙结合；

再如，影片跳脱传统戏剧电影的线性叙事方式，将平行叙述、交叉叙述、环形叙述、主客观交替叙述融为一体，尤为重视影调、景别、色块、构图、线条、对比、隐喻等造型手段，借助于一系列精心建构的光线设计甚至光影特效，为中国舞剧电影开拓了一个新的非常广阔自由的创作空间，把舞剧从原有的时间、空间束缚

中解脱出来，从承袭的传统规制和表演格式中解放出来。

高度的影像化让舞剧像长了翅膀一样，不着一字剧情诠释、一句唱词说明而尽得神采风流，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使人耳目一新（据导演介绍，因表达内容的丰满多重，他们也考虑添加少量字幕说明，但出于对影像能量的笃信，最终打消了这一念头）。它不仅是一出极精彩的舞剧经典，而且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光影作品，是一次舞蹈、戏剧、电影的多声部合奏，是一出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复合声部齐唱——在传统的经典之上创造了新的经典。它是新时代中国舞剧电影取得的重要成果和收获，也实实在在地启发我们对影像的创新创造进行更多新的思考。

“电影”原本是一个开放动态的概念。我觉得，从整体上说目前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还有不小差距，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一定无所作为，不

能在有些特色类型上独树一帜，在一些样式品牌上后来居上。上海近年在戏曲电影创作上稳扎稳打深耕细作，在全国打响了品牌，现今在舞剧电影创作上又异军突起卓见成效，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电影的高质量发展，电影强国的建设，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依托于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随着电影的边界被各种数字媒体所催化，电影的疆域和形态将不断被拓展。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用自己的超常实践，既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电影生态，为舞剧电影创作走出一条坚实的新路，也进一步打开了我们的视野，大大提振了中国电影的想象力、创造力、影响力和传播力。另一方面，对于上海来说，《永不消逝的电波》更是提供了如何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的经验。从这些意义上说，值得我们为之叫好点赞。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 受众审美需求迭代，红色经典该怎样融合创新

## ——评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艺术突破

刘海波

## 观点提要

上海正在着力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在艺术创作领域，需要更多像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这样既传承上海红色文化，又大胆进行艺术创新的优秀作品。

看完上海出品的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久久沉浸在演员精湛的表演和主创人员精良的制作所营造的巨大艺术感召力中，为70多年前献身革命的主人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深深震撼。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永不消逝的电波》是近年来上海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扛鼎之作，也是一部在艺术上极为大胆的创新之作。这个红色经典IP的打造特别像一根接力棒，既是艺术的接力棒，也是红色精神的接力棒。上海正在着力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在艺术创作领域，需要更多像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这样既传承上海红色文化，又大胆进行艺术创新的优秀作品。

## 电影语言为经典注入新的能量

《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一个被不同艺术形式反复讲述而家喻户晓的故事。这部舞剧电影之所以能取得感人至深的效果，首先要归功于真实历史上以李白烈士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们的感人事迹，也要归功于1958年以王苹导演为代表的新一代共和国电影人的精彩首创，还要归功于五年前上海歌舞团的艺术家的天才的舞剧改编和演绎。

如今，这个接力棒传到了以郑大圣和崔轶为代表的新一代电影人手里，推出了这部创新性的舞剧电影。面对受众不断迭代的审美需求，电影能对已成新经典的舞剧做什么？电影又做了什么？毫无疑问，目前的电影不是简单的对现有舞剧的舞台记录，也不是对1958年电影故事片的翻拍或新编，而是融合了舞台艺术、舞蹈艺术和电影语言的新型的融合艺术作品，电影语言赋予这部红色经典如以下几点新的能量。

首先是灵活的镜头角度和运动给了观众多

维的视点。

观众不再被固定在剧场座位上，始终等距离地观看舞蹈演员的表演，而是跟着镜头动起来。不仅可以逼近，还可以拉远，不仅可以正面，还可以侧面、背面、上面，甚至环绕起来。灵活运动的摄影机替代了固定的观众席，可以让观众更多维度欣赏到舞蹈的编排之美，演员的表演之美，也可以更好地实现传情达意。

其次是特写镜头实现了对细节的捕捉与强调。

不仅是主演王佳俊和朱洁静，这部舞剧电影的其他正反配角演员，都经受住了摄影机的考验，证明了他们不仅会用肢体表演，同样善于用表情表演。特写镜头敏锐地捕捉到了演员喜怒哀乐、紧张忧虑、生死离别的丰富表情，也包括一些重要道具，如暴露身份的照片、刻有情报的皮尺、藏有秘密的旗袍针脚等，通过大银幕推给观众，有效传递了重要故事信息和情绪信息，这就是电影语言的赋能。

再次是电影蒙太奇进行了节奏的重构和张弛。舞剧本身有足够的长度，单纯拍摄一部舞剧纪录片就是一部电影的长度，如果以此为基础再增加大量实拍镜头，电影将会变得冗长。创作人员很好地发挥了蒙太奇艺术的优势，既有对同一个场景的反复强调，也有省略和跳接，通过对节奏的重构，保证了增加内容但依然张弛有度，实现了对原舞剧的超越。

最后是通过虚实结合，影片给观众的想象力以落地的支撑。

电影依托的本是舞剧，是一个靠肢体语言来传情、达意、示美的艺术，它长于抒情，却弱于叙事。舞台加舞蹈，是双重虚拟的艺术，和强调真实性的电影结合，最大的好处是让观众的想象力有了可落地的支撑。

观看舞剧，观众需要调动充分的想象力来理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解舞蹈艺术的表意，还需要大量的历史背景知识来帮助理解故事情节，对于舞台艺术和舞蹈艺术来说，往往只能通过写意的方式来充分地表达。而电影里的实景拍摄部分，通过实景的构建、写实空间里的生活呈现，让环境、氛围和细节落地，给观众的想象力提供了具体的支撑，这些未必是观众意识到的，但确实是润物细无声地发挥作用的。

## 舞剧电影有大胆破格的创新

通过虚实结合，把主要在舞台上呈现的肢体艺术，拍成同样不发一言的电影默片，这已然是一个大胆创新的想法，需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才能实现艺术融合。我们在电影成片里，惊喜地看到影片的主创“胆子更大、步子更快”，抛开了艺术上的一系列惯例和常规，给我们呈现了一部

大胆创新的艺术作品。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创新，在于对两道界限的打破。

首先是写实与写意的界限。这一点不仅指原舞剧通过电子屏幕，把历史影像和一些写实的场景带到舞台，也不仅指现在的电影融入了大量实景拍摄的镜头，更体现在对实景进行了舞台性虚化。

例如在拍摄基地的铁轨和建筑轮廓布置了长长的灯线，这就把真实的建筑舞台化、写意化了。有一场小裁缝为了掩护李白而牺牲的戏，镜头高高拉起，小裁缝的尸体躺在轨道中间，几条交织的灯带如同一张网困住了他，这无疑是在暗示地下工作者危险环境的隐喻。另一场“清晨城市醒来”的舞蹈表演完全在写实的街道完成，更是虚实结合的典范，也是对电影史上歌舞剧电影的借鉴。

当然，影片更常出现的是实景生活动作与舞

台舞蹈动作的自由切换，例如兰芬在弄堂里择菜与舞台上表演的切换，李白在裁缝铺室外室内即实景和虚景的表演切换等，自由穿梭，百无禁忌。

其次是故事内时空与故事外时空界限的打破。

保持故事内外时空区隔，维持观众对故事时空的假定想象，也就是俗称的不能穿帮，是约定俗成的艺术惯例。但影片中有两处极为明显的“穿帮”。一是在裁缝铺里的战友都牺牲后，李白的一段关于三个人在一起并肩战斗的回忆，这一段戏在舞蹈排练厅里拍摄，但影像进行了虚化处理，我们理解为是真实的舞台还是写实的舞台（实景裁缝铺）上发生的都是“正在进行时”的故事，而非排练房如同后台，这里发生的是对过去时空的回忆，或者是发生在主人公李白大脑中的想象。另一处是在舞台后方拍摄舞剧演出，带到了现场观众，这当然打破了舞台的假定性，但如此明显的“穿帮”，显然是创作人员有意为之，是刻意地对台上台下界限的打破。当然，这也并非新鲜事，不过是对戏剧大师布莱希特“间离艺术观”的继承。现场观众的人画，如同被卷入历史，电影就不仅是复制故事时空，还补充了故事的传播时空。

对故事内外时空的打破，还体现在片头对老电影片段的援引，即孙道临饰演的李白在老影片中那句经典台词“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的介入。舞剧本身借用电影元素，丰富艺术表达，舞剧电影更是如此，影片尾声部分，朱洁静饰演的兰芬站在了今天的外滩，对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对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美好城市，再次发出了那封给爱人的情书，也是穿越两个时空给她深爱的城市和祖国的情书。

电影打破窠臼的艺术创新，可能会带来争议，但是它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新的艺术联想的可能，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比如王佳俊在实景裁缝铺与舞台空间穿梭时，镜头自然拍到了“安全出口”的灯箱，这在传统的艺术规范里也会被认为是一个穿帮镜头，因为打破了故事空间的虚拟性；但是当影片如此不加遮掩地保留这个穿帮镜头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主人公明明可以保证自身安全，却毅然从“安全出口”返回，是对革命先烈牺牲精神的再次凸显。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